

# 戒毒日志：昨天已毁灭，当下是救赎

文 / 本报记者 秦亚乔

夏日的午后，市区一家西餐店的后厨热得让人烦躁。一中午的忙碌过后，厨师和小工们扎堆窝在空调口午睡或者吹牛皮。31岁的小安(化名)却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灶台前为晚餐备菜。身后同事们因为一句笑话哄堂大笑，小安的脸上波澜不惊，低头专注着自己双手削土豆的动作，擦擦擦，他不知道这是自己今天削过的第几个土豆。

“安哥，你听见了吗？哈哈哈哈哈。”一个小伙来叫他，他也只是回头笑一下，又低下头。“你这个人啊，太傻，你也不歇会儿，还闷在这儿忙呢？”小安并不理会，他们不知道，有时候安安静静削土豆，未尝不是一种美好的人生。

## 退伍优秀士兵，月薪六位数，高起点跌落谷底

时光倒回十年前，那是小安最风光的日子。但如果时间真的可以回头，他宁愿不要那样过。那时的小安刚刚从部队转业，在亲戚开的烟酒销售公司上班，收入颇丰，最高时两个月挣了70多万元，身边朋友无数。

小安是家里的独子，从小懂事，除了念书不好。19岁，他去部队当兵，因为勤奋能吃苦，被评为优秀士兵，很快入党，并被选调到政治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业。看着儿子从部队不断传回好消息，父母欣慰极了。但他们不知道小安的秘密，一次，从部队休假回来，小安和朋友们聚会时第一次接触到了K粉。看着朋友们都玩，小安没有抗拒，他觉得反正自己过几天就要回部队了，毒瘾？不存在的。

两年后，小安退伍，拿到一笔安置费，再加上在亲戚那儿顺利找到了高薪的工作，又交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，小安开始飘飘然。女朋友也是圈子里的，爱夜店爱K粉。虽然小安也想存点钱结婚，但只要女友一召唤，他都会到场，出手阔绰为女友买单，陪她玩陪她吸，好不逍遥。“那时候，我如果一天带1万出去，不花完这1万我是不会回家的。”

那些逍遥风光的日子，如今回想起来都变得模糊。他只记得身边交往的有成功的商人、有给他带路的前辈、有律师、有老总……他们不都在吸吗？这不是像抽烟喝酒一样正常吗？

不知不觉中，小安的心理防线在一点一点瓦解，从K粉到摇头丸、冰毒……他深陷其中不可自拔。他的意志在消退，回忆变得越来越扭曲。快乐？他想不起有什么真正的快乐。

快乐是玩嗨了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家吗？不对，他记得到家总是看到墙上“欠债还钱”的红油漆，就像电影里那样。快乐是坐在电脑前豪赌300万吗？他不知道，他甚至分不清当时自己到底身在澳门还是苏州。

他的生活里从此并没有快乐，只有妈妈劝他而未果的哭泣，只有半夜上门的讨债人，只有高血压的爸爸突然中风，见到他来到病床前时无声的叹息。他没有像同龄人那样领到自己的结婚证书，却等来了父母的离婚证，母亲也为了他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套房子。

在他勉强清醒时，一连串的想法在脑中翻江倒海，他要戒毒，他要去找工作……可是就像被抽空了最后一点力气，他爬不起来去做这一切，他该怎么办？他决定再吸一点，再吸一点他就有力气去做这一切了……

## 一碗红烧肉，他从谷底绝地反击

终于有一天，他因为吸毒被警察带走拘留，报警的正是他的母亲。可是当他从看守所走出来时，母亲还没来得及接他，他就被高利贷带走拘禁起来，几乎打掉了半条命。第二天，母亲带着四处借来的3万元来赎他，在他重获自由的那一刻，母亲说：“你现在有两条路，要么去死，要么去强制戒毒所把毒戒了。”小安选择了后者。

小安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在苏州太湖强制戒毒所，社区党组织工作人员来到他面前，宣布他被开除党籍。签字的那一刻，从前荣耀的过往好像都彻彻底底离他远去了。

苏州太湖强制戒毒所民警祝兆宏在那一刻，看到了他眼底的挣扎。然而他就像这个年龄进来的很多人一样，开口便是：“老子没瘾。”

祝兆宏没有反驳他，却给了他一包冰糖粉末。“帮我演演戏，新来的小A不是说他没瘾不用戒毒吗？你用这包冰糖试试他。”小安将粉末放在裤子口袋露出一个角，小A眼尖地



看到了：“什么东西。”“没什么。”“快给我看看！”“嘘，你不能告诉别人。”小安装模作样打开那包粉末时，惊讶地看到小A猴急的样子，那么狼狈，让他心里扎扎一样难受，仿佛冷眼旁观到了曾经的自己，一样不堪的模样。

更加触动小安的，是一碗红烧肉。离开了毒品，小安总是饿，到处找东西吃。室友撺掇他：“你去食堂偷啊，那里全是好吃的。”结果小安真去了，不知怎么溜到食堂，偷红烧肉吃。这一脱离组织管理的举动，差点让小安被开除。祝兆宏顶着挨批评的风险把他保了下来，小安被记过。

后来有一天，祝兆宏把小安单独叫出来，给了他一碗红烧肉，说是食堂拿来的。小安吃了一口，忽然顿住了，眼眶涌出了什么：“这是我妈妈烧的。”久违的妈妈的味道，再熟悉不过，让他忽然清醒了，他回想起了从前，没有毒品、没有高利贷骚扰，一家三口平平静静日子。那是祝兆宏让小安妈妈送来的一碗红烧肉，他含着眼泪吃完。

也许那一刻，让他有了将来去学做饭的念头。后来，他常常给妈妈做红烧肉，还会在过年时给祝兆宏送一碗亲手做的焖肉，这是后话，但总之，从那一刻起，戒毒这件事对小安而言变得郑重起来。

## 十字路口，向昨天背转过身

终于在一个元旦，小安走出了强制戒毒所，迎接他的是寒风中含泪带笑的妈妈。他很清楚，还有很多考验在等着他。祝兆宏告诉过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这里的人十有八九会复吸，而他想做那成功的一个。

房子没有了，他和妈妈租房相依为命。已经被吓怕了的妈妈害怕很多事情，害怕他出门，害怕他结交以前的朋友……小安很争气。他说刚出来时，从前的朋友联系过他，他犹豫过，但最终决定，什么都不回，要断就断个彻底。

然而，告别过去谈何容易，他要和这个世界重新建立信任。找工作时，因为没有社会经验，他被黑中介给骗了。

痛定思痛去技校学厨，却因为和同学一言不合被群殴。他报警，警察来后一查身份证，先把他带回所里尿检。凌晨2点，他哭着给祝兆宏打电话，嘶吼着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他？

而他最渴望的，是至亲的信任。有一天他在后厨忙了十多个小时，回家时疲惫不堪，瘫倒在沙发里，妈妈和他说话，他也没有回答。妈妈的神情渐渐变了，半天才小心地问他：“要不……验个尿吧。”他从妈妈紧张的眼神和唯唯诺诺的口吻里读到了一个信息：她不相信我。虽然他配合地回答：“好吧。”但是心里却冰凉，验尿结果能证明他一时的清白，却证明不了他戒毒的决心。

那时，祝兆宏常常接到小安妈妈的电话。“他突然失踪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“有人给他打电话，怎么办？”煎熬，在考验着母子俩，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。

如今，小安已经离开强制戒毒所两年多，并且没有复吸。两年，是一个里程碑。小安就像一个在修行的扫地僧，每天从家到西餐厅，两点一线，身上不超过100块钱，也很少用手机。每次在新闻里看到毒品相关的报道，都像有一个榔头在敲他。他每天削土豆、切菜切肉十几个小时，胳膊都抬不起来，只有两三千的工资，他却甘之如饴。如果说常人期待金钱拯救人生，小安恰恰相反，曾经被挥金如土的生活毁灭，他相信艰苦而安静的生活才是他的救赎。

“我最近升职了，不削土豆了，正式煎牛排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小安难得地笑了一下。有一天，他会不会拥有一家自己的餐厅？他还不曾敢想这么远。

他说，虽然没有孩子，但最近特别喜欢看关于儿童教育的书，一边看一边想起自己的童年，父母虽然疼爱，但教育方式就是打。“等我有了孩子，我一定要好好引导，不会让他再走我的老路。”

## 披着糖衣的恶魔——新型毒品伪装成零食

毒品犯罪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。“铁观音”“跳跳糖”“止咳水”“奶茶”……这些都是毒品！是的！你没听错！警惕娱乐场所陌生人给的东西，拒绝来路不明的糖果、茶、饮料，不要让这些披着糖衣的恶魔，毁了你的生命。

**跳跳糖**：由毒品伪装，属新型致幻毒品类型，口服。即冲即饮，混合了冰毒、K粉，成瘾性强。毒性巨大，后劲很强。喝一次两天大脑都会处于兴奋当中。

**开心水/可乐**：开心水也称HAPPY水，由冰毒、摇头丸、氯胺酮等新型毒品混合而成，是一种新型液态毒品，呈无味、透明、液态状。开心水可溶于水和啤酒、可乐等饮料中，因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。

**咔哇潮饮**：曾因标榜不含酒精一度在全国年轻群体中“走红”。实际上含有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“Y-羟基丁酸”，滥用会造成暂时性记忆丧失、恶心、呕吐、头痛、反射作用丧失，严重的会导致失去意识、昏迷及死亡。

**“奶茶粉”“咖啡”**：以粉末状为主要形态，分别用咖啡袋、茶叶袋包装，仅用开水调和即可食用大多为冰毒和K粉混合而成，常出现于歌舞娱乐等休闲场所，隐蔽性极强。

**“浴盐”**：又称“丧尸浴盐”，是一种新型的致幻剂，颜色斑斓。实际上是一种高效精神类药物——卡西酮的高纯度结晶。警方介绍，“浴盐”是现今最厉害的毒品。最恐怖是令人产生暴力倾向，会感觉自己是个巨人，并且刀枪不入。

**笑气**：常用于蛋糕、咖啡制品的奶油发泡剂，在医学临床上，它可用作吸入性麻醉药。过量吸入笑气会导致维生素B12急剧减少，从而致使肌肉收缩能力迅速下降，肢体麻木无法站立，严重者会瘫痪甚至死亡。

**神仙水**：学名为Gamma hydroxybutyrate，俗称“液体快乐丸”“神仙水”“G”，GE成分为伽玛羟基丁酸，是一种无色、无、无味液体，也有白色粉末、药片和胶囊等剂型，是属于中枢神经抑制剂，它曾被用来当做全身麻醉剂。

还有一些常见毒品种类与危害：  
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将毒品分为六大类——

1. 吗啡型药物，包括鸦片、吗啡、可卡因、海洛因和罂粟植物等最危险的毒品；
2. 可卡因和可卡叶
3. 大麻
4. 安非他明等人工合成兴奋剂
5. 安眠镇静剂，包括巴比妥类药物和安眠酮
6. 精神药物，即安定类药物。